

新式標點

板橋雜記

大凡題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余爲序，予間閱之，大氏北里志平康記之流，南部烟花，宛然在目，見者靡不豔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於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興復不淺，子方洗心學道，何爲案頭著阿堵物？予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優劣，今曼翁紙上有妓，而艮翁筆下故無妓也，何傷乎一序之。

長洲尤侗

板橋雜記序



板橋雜記小引

余自有知識以來，卽聞明隆萬時白門舊院之盛，不知我之前生，亦曾與二三佳麗促膝談心否也？因思我輩既爲情種，復擅才華，苟其伉儷得人，美而不妒，遴芳選豔，惜技憐才，快意當前，夫復何憾。如或遇非其偶，援噲等以伍淮陰，玉樹兼葭，爭光殊恥。其或外有可觀，徒以妍皮而裹癡骨，有倡無和，同于向隅。又或才貌兼優，心懷媚嫉，防閑俊婢，禁錮青衣，若此等流，莫能殫述。所幸烟花不墜，風月長新，闢樂國於平康，創柔鄉於衍衍。鶯喉燕態，盡屬奇觀，蝶使蜂媒，都歸大雅。於是騷壇才子，藝苑名流，五倫之外，無妨別締良緣；兩姓之餘，到處可逢佳偶。

；聯吟則倡予和汝，同夢亦任意隨心，似此勝遊，真堪神往。不謂數十年來，所謂長板橋者，徒與荒烟蔓草，爲隣而已，不亦深可歎哉！余淡心先生，生於神宗之代，觀其所著板橋雜記，已不勝今昔之感，又况余輩少先生三十餘歲，徒於傳聞中，識其影響而已。然猶幸得此帙讀之，尙可想見其萬一也。心齋張潮撰

板橋雜記

莆田余 懷淡心著

番禺沈宗畸太侔刊

江都

吳 仲夢蘭

同校

童 閏補蘿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卽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而非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金陵古稱佳麗地，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爲豔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烟輕

粉，重譯來賓，稱一時韻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二百年之久，而古迹寔湮，所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

• 南市者卑屑妓所居，珠市間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烟花，宜春之子弟，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詠，願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娟互引，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場，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管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

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崖公蜺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哉！客躍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於是作板橋雜記。

雅游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紗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

低垂；升階則獮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了鬟畢妝，捧豔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眇心挑，綢繆婉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雌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傳聲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

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妓家分別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酒淫淫，蘭湯豔豔，衣香一園；亭午乃蘭花茉莉，沈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摩笛搗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十爲首，沙願次之；鄭頓崔

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烟凝碧，迴光鶯峯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桁遶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俗。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闌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游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主稱旣醉，客曰未晞，遊楫往來，指日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槳擊鼓，蹋頓波心，自聚賢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

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團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架海來，」又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崖嵬，雲連金闕天門迴，星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十倍，至頓老琵琶，安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裙屐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膀捺胸，紛紜笑謔，頃之烏雲

堆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葩，殢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幮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薌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擬乎？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澹雅樸素爲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攏」，已成人者，謂之「上頭」，衣飾皆主之者措辦，巧製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物，自取用之，故假母雖高年，亦盛妝豔服，光采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母，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儉父大賈，拒絕弗與通，亦不怒也，從良落籍，屬於

祠部，親母則所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搗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耳。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葡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若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盡，遂歡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恆情，實冶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鳥，名酒佳茶，錫糖小菜，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

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曉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也。

發象房配象奴，不辱自盡，胡閨妻女發教坊爲娼，此亘古所無之事也，追誦「火龍鐵騎」之章，以爲歎息。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淡粉輕烟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烟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哥喚客聲。」

舊院馬二娘
字益采，

「惜別留歡限馬蹏，勾欄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

趣我歡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倖奈他狂，天公要斷烟花種，醉殺瓜州蕭伯梁。」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澀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

紹興周萬錫喜
聽頓老琵琶，

「舊曲新詩

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閒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

鄒如英小
名妥娘，

新戒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楊

，梨園往事淚霑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鬪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作笛鈿。」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山谷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畫壁也！」

八瓊逸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畫烏絲欄，寫洛神賦小楷，裝以雲鸞縹帶，貯之蛟龍篋中，熏以沈水迷迭，於風清月白，紅豆花間，開看之可也，

麗品

余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名妓，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戒，猶爲李師師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滅不傳，作此情癡狡獪耳！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鄣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日，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母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淚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歎弗及，余曰，此

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爲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姣，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平張維則暱就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爲側室，文未之許，屬友人強之，文笑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欲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旣含睇兮又宜笑，殆閒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心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子，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

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人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主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硯席，磨險藥，爇都梁，供茗果，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訐江北，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莫不豔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辭遜弗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歡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

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一言已，涕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元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爲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秦州刺史陳澹仙，寓叢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爲菜圃。」問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尙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成交最善，克成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一飛將軍，一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先昵珠市妓王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間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卽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叫聲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間房，甲申之變，移家雲間，問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數輩，吹洞簫笙管，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囉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鷄鳴，東方既白矣，大娘嘗言曰：「世有游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沈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齷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伎聲於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或云吳大年，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妹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曩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託疾，客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挈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

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貲，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娃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闌闌，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余友及見之，徐娘雖老尙風情，話念舊游，潸然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觀張好好，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末云：「朋友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掛衰柳，涼風生座隅，灑盡滿衿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卽書於素扇以詒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慟隣壁，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貞，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

，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烟繚繞，簷馬丁當，余嘗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坐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妒之者亦不少，適浙東一儋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王，以文駕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儋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儋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庵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

幢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客，憐才學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來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畫款所書橫波夫人是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過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巖某，赴浙監司任，逗留居樽下，拳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歛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

，世又稱徐夫人，百計祈嗣，而卒無子，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稍長顧影自憐，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舍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則時聞歌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岳，仍歸吳門，喪母抱病，畫樓以居，隨如皋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歸辟疆爲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死時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一絕句，可

傳小宛也，存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隄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壻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卞賽，一日賽賽，後爲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嬾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僑居虎邱，湘簾棊兒，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苦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辭如雲，一坐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復遊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筆策

，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翦就黃緇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一者，正此時也，在道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得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復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玉京有妹曰敏，頰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爲鼓一再行，卽推琴斂手，面發頰色，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朶，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爲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

，一時爭豔，戶外屢恆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爲閩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敏復嫁一貴官穎川氏，官於閩，閩變起，穎川氏手刃羣妾，遂自剄，聞敏亦在積屍中也，或曰三年病死，

范珏，字雙玉，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豔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淪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倣史癡顧寶幢，檐枒老樹，遠山絕澗，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頓文，字少文，琵琶頓老女孫也，性聰慧，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濩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

三疊，清冷然神與之浹，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青谿里，華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爲健兒僮人所阨，最後爲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余居間營救，偕往訪之，風鬟霧鬢，顛顛可憐，猶援琴而鼓，彈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鷓啼，不忍聞也，余說內卿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復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隣，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振其貧悴，將攜歸置別室，突遭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然，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豔，豐而柔，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弈棋，吹簫度曲，長指爪，修容貌，留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粲然，後攜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發，剗其半面，嫩歸咤利，鬱鬱死，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灑灑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妓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爲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竹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朱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硯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卅立宏光，自爲首輔，援引閹

兒阮大鍼，搆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兩家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炬，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久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無遺種也，猶存老母，勾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眞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匳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雙趺不繖妍，人稱爲「顧大脚」，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鞬汗山，入陜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

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朱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指墨痕，縱橫縹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爲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於酒糾，觥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季式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濫醉，有醉而逸者，銷門脫屣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

司馬，不盈爲揖客，出入轅，載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張元清瘦輕佻，臨風飄舉，齒稍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踞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爲「張小脚」，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

，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矜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卒爲一詞林所窘辱，

，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姊妹行，豔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

淀作悼小宛詩，中一首云：「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豔，花推白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肌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題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之云，「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峯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一爲書於粉壁，貴竹楊龍友寫崇蘭石於左偏，時人稱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爲榮。

珠市名妓附見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透池，屋宇湫隘，然其中時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著迷香神雞之

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

草木同腐，故附書於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卽月，次節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自修飾，頰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

桐城孫武公暱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已卯歲，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小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姮娥第一香」者是也，

微波繡之於幌巾不去手，武公益婉戀，欲置爲側室，會有貴陽蔡

香君名如蕙，強有力，以三十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寵專房，崇禎十二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蒸寘於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恆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爲姬侍，有荆釵裙布風，妹滿，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復還秦淮

寇湄，字白門，錢虞山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違，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一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蕩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

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生降，家口悉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跳匹馬短衣，從一婢南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以往，或歌或哭，亦自歎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偶寢，韓生以他故辭，猶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嚙其肉，病愈劇，醫藥罔效，遂以死，虞山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蕭瑟詞人，往來遊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疊絲管，以及變童狎客，雜技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鐵心石腸，不能不爲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反，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綴葺斯編，雖以傳芳，實爲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洲蕭伯梁，華豪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往曲中，投轄

轟飲，俾晝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爲樂。錢虞山詩所云：「天公要斷烟花種，醉殺瓜洲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爲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豔稱之。

曲中狎客，則有張卯官笛，張奎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錢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朱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觸李大娘，大娘手碎其頭上駝帽，擲之於地，卯徐徐拾取，笑而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閤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扑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間，以此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爲隣，諸名妓家，往來習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卽到樓館，插瓶花，爇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篋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灑削，得芙蓉露，治除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中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擲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擲揜之，肆爲詆謔，以此重窮困，

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振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芥茶，得息又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嘗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糲冬春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開眼，一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爲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瓶花，爇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時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爲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啓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爲嗚咽久之，又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雒皋冒

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牲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神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華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日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恆酒酣歌，綸巾鶴氅，真神仙中人也！宏光朝，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劍，呵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錫，羣姬雨散，一身子然，與傭匈爲伍，乃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

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倘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頓首謝曰，「花園自某始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遣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柱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豈虛也哉？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妝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并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烟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著紙衣，齒高跟屐，佯狂沈湎，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家稱快，或時闌入梨園，氍毹上爲參軍鶻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爲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談辭，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甯南幕府，出入兵間，甯南亡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過余僑寓宜睡軒中，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萊陽姜如須，遊於李十娘家，漁於色，暱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

，并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閒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拍張，勢如盜賊，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郎當者畏辭也，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沈溺烟花之比，聊紀一條，以存流風餘韻云耳，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激切，眉生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遽爲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

有之，予作憶江南詞，有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

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王陋之水部，異曲同工，遊戲三昧，江總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

樂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言，人客欲強見之，一揖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爲名妓，忽爲非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翼侯張鞠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蟻菴，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婆惜，備受箠楚決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雲，量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

庭柱盛開，置酒高會，黃蘭巖方邵村，及玉峯女士馮靜容偕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藉，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蘭巖賈其餘勇，尙與翼侯喝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棲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吳興太守吳園次，弔董少君詩序，有云：「當時才子，競著黃衫，命世清流，爲牽紅線，玉臺重下，溫郎信是可人，金屋偕歸，汧國遂成佳婦，一是時錢宗伯作于節度，劉漁仲爲古押衙，故云云爾，辟疆老矣，一覺揚州，豈其夢耶？」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閹人兒某者，欲內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不往，蓋前此閹兒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跳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

雲間才子夏靈胥，作青樓篇，寄武唐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弦不動新歌扇，露井橫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冢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蹤

，情深一調留雲迹，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山淚滿江南客，一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

附題謝時臣盒子會圖

沈石田盒子會辭，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檠巧具殺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隨來往鬪芳隣，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妝殺釘核春滿檠，豹胎間挾鯉水脆，烏欖分攪椰玉生，不論多回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逞竹會心歡，裏鈔裨金走情友，闋堂一

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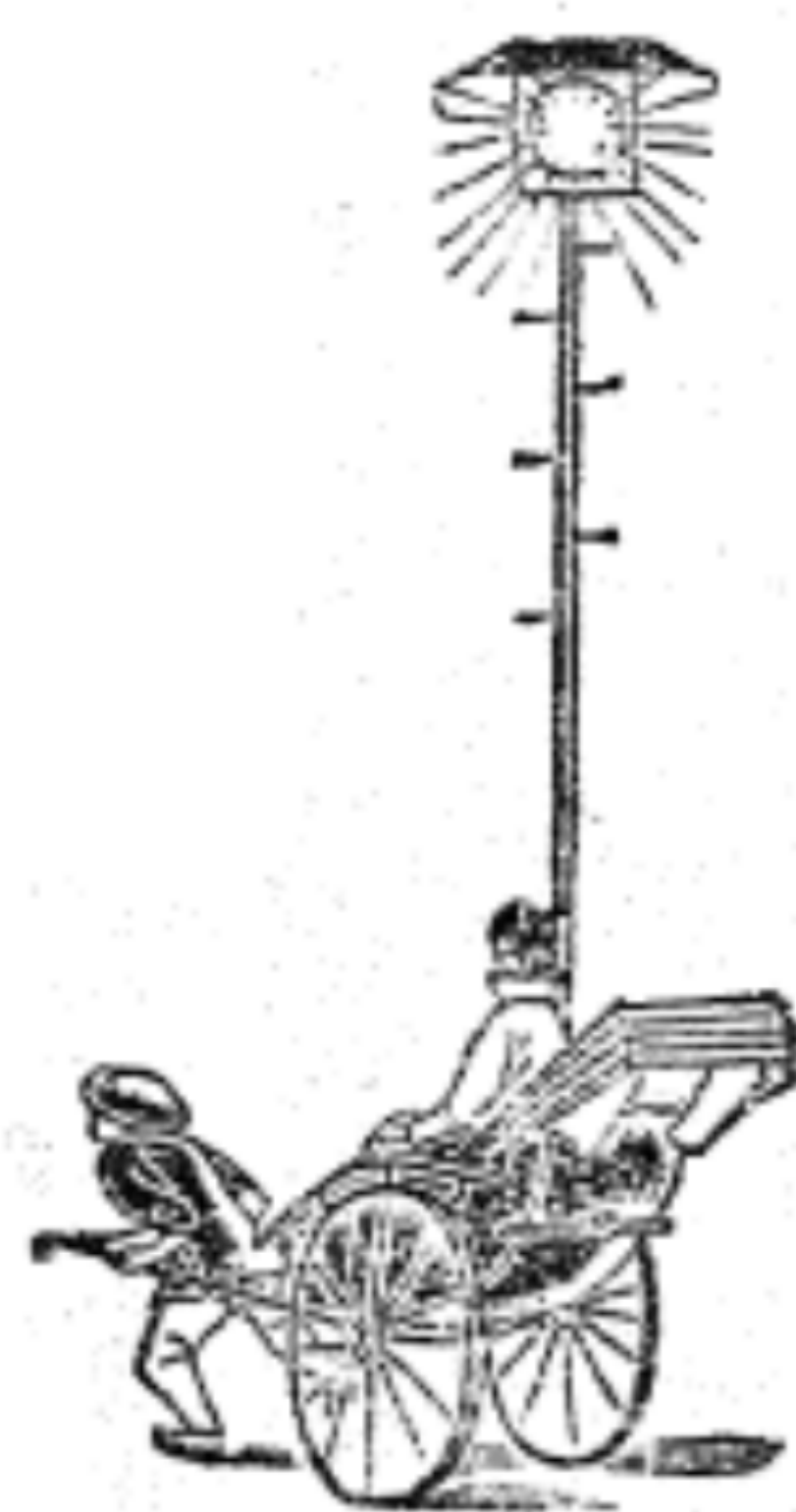




跋

今世亦有狹斜，其所以不足動人深長思者，良以雅俗之分耳。其或稍涉風騷，略通琴弈，猶將痛惜而矜憐之，矧其爲才技兼優，人文雙擅者乎？然此非天之生材獨殊，其所以致之必有由也，果能重返舊觀乎？余日夜企之矣！心齋居士題

板橋雜記 跋



後跋

狹邪之遊，君子所戒。然謝安石東山攜妓，白香山眷戀溫柔，一則稱江左風流，一則稱廣大教化；因偶適其性情，亦何害爲君子哉！唐有處士李戡者，痛惡元白詩，謂其纖豔不遑，淫言媒語，入人肌骨，不可除去。秀鐵面亦訶黃魯直作爲綺詩，當墮泥犁地獄，余之編斯記也，將毋爲李處士所詬，秀鐵面所訶乎？然管仲相桓公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費以富國，則始作者其爲管仲乎？孟子之卑管晏有以哉！有以哉！吳興太守吳園次弔董少君詩序有云，當時才子，競著黃衫，命世清流，爲牽紅線，玉臺重下，溫郎信是可人，金屋偕歸，汧國遂成佳婦，時錢虞山作于節度，

劉漁仲爲古押衙，故云云爾，辟疆老矣，一覺揚州，豈其夢耶？
余甲申以前詩文盡皆焚棄，中有贈答名妓篇語甚多，亦如前塵昔
夢，不復記憶，但抽毫點註，我心寫兮，亦泗水潛夫，記武林舊
事之意也，知我罪我，余烏足以知之。

附錄陳文述 菴 秣陵集二則

秦淮感鄭安娘事

鄭如英，字無美，小名安。如皋冒伯慶，集無美及馬湘蘭趙今燕朱泰玉之作，爲秦淮四美人詩。錢牧齋採其詩入閩集，所云：「閒開閩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安娘」是也，孔東塘

桃花扇樂府，過事醜詆，因爲正之，

傳世詩篇總擅名，當年誰似鄭如英，流傳閩集今猶在，何處青溪

繞石城？

牧齋詩選以青樓詩入閩集，

羅袂春寒絕妙辭，桃花紅溼雨絲絲，詞人月日真無定，雪嶺纔登

又墨池。

如英園怨詩，曲曲迴應十二闌，風佩羅袂法春寒，桃花帶雨如含淚，只恐多情不忍看，

回首鶯花舊院春，板橋流水碧鱗鱗，祇應水繪園中客，解說秦淮四美人。

孔雀荒菴易夕曛，消愁何處酒微醺？雙趺何與詞人事？也唱當年

白練裙。

酒是消愁物，能消幾個時，馬湘蘭句也，白練裙，蜀府，鄒應尼為湘蘭作，

青溪訪顧眉生眉樓遺址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靜雅，風度超羣，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所居曰眉樓，在青溪桃葉間，歸合肥龔芝麓尚書，乞畫者動盈篋笥，款署橫波夫人是也，尚書入國朝，元配童夫人，以曾受封明代，不肯膺兩朝封典，眉乃改姓徐氏，受夫人封，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事詳板橋雜記，及定山堂詩集，

艤棹青溪水閣頭，居人猶說舊眉樓，春山何處窺明鏡？新月依然上玉鈎，身世滄桑悲永逝，閨房福慧悔雙修，含光同被虛聲誤，

皖水虞山一樣愁，

謂河東君，

鈕玉樵秀觚臚一則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粲嘉魚，過饜而斃，夫人惋悵累日，至爲輟膳，宗伯特以沈香斲棺瘞之，并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葉衍蘭甫秦淮八豔圖詠一則

李香字香君，秦淮名伎也，身軀短小，膚理玉色，丰神俊婉，調笑無雙，人名之爲香扇墜，性知書，俠骨慧眼，能鑒別

人物，豔名噪南曲中，四方才士，爭以一識面爲榮，侯生朝宗赴試白門，一兒兩相慕悅，邀生爲詩，而自歌以償，初阮大鍼以閹黨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欲攻之，陳定生吳次尾，實首其事，兩人與生至交，大鍼欲藉生爲解，倩人日載酒食與生遊，爲香備妝奩及纏頭貲甚鉅，香詢知爲大鍼意，悉卻之，大鍼怒，欲殺生，生亡去，香送之桃葉渡，歌琵琶記以示意，生去後，大鍼繩香於故開府囚仰，以三百鍰邀一見，香拒之力，田使人刳取未果，福王卽位南都，徧索歌妓，香被選入宮，南都亡，隻身逃出，後依卞玉京以終，當生與香定情之夕，以宮扇一持爲贈，生去，香把玩不離手，田使往刳時，香墜樓不死，血痕濺扇上，楊龍友就血點

添寫枝葉，爲折枝桃花，香覓人以扇寄生，生感之，爲作李
姬傳，孔云亭譜桃花扇傳奇記其事，

拜鴛校刻板橋雜記工既竣，余偶閱陳氏秣陵集，鈕氏觚賸，
葉氏秦淮八豔圖詠，其間遺聞逸事，多有雜記所不載者，爰
爲附錄於右，他時續有所得，當一并錄入，雖屬鯁生之好事
，足資風月之雅談，倘荷海內同志，廣爲徵引，匡我不逮，
則幸甚，宗疇附誌，



續板橋雜記

珠泉居士

秦淮古佳麗地，自六朝以來，青溪笛步間，類多韻事，泊乎前明，輕烟澹粉，燈火樓臺，號稱極盛。迨申酉之交，一片歡場，化爲瓦礫，每覽板橋前記，美人黃土，名士青山，良可慨已！迺承平既久，風月撩人，十數年來，裙屐笙歌，依然繁豔，詎江左流風，於今未艾；抑山溫水軟，良由地氣使然歟？

前明河房，爲文人讌遊之所，妓家則鱗次舊院，在鈔庫街南，與貢院隔河遙對，今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姝櫛比，有本幫蘇幫揚幫之稱，雖其中妍媸各別，而芬芳羅綺，嘹唳笙歌，

皆足使裙屐少年，迷意蕩志也！

自利涉橋東，爲釣魚巷，至水關臨河一帶，亦麗者所居，地稍靜僻，每有名姬，心厭塵市，擇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遊艇亦復絡繹不絕。

由文德橋而西，爲武定橋。迤西至新橋，亦有河樓，地處西偏，遊踪暫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王府塘諸處，室宇湫隘，類皆卑屑所居，不敢與水榭頡頏，聞亦間有麗人，余則未之見也，

貢院與學宮毗連，院牆外爲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賓興之歲，多士雲集，豪華者挾重貲，擇麗姝僑寓焉，寒素之士，時亦挈伴閒遊，尋蓮訪藕，好風引夢，仙路迷人，求其獨清獨醒，殆什無二三也。

秦淮河鑿自祖龍，水由方山來，西流沿石城達於江，當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遊賞，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

泛舟者始於初夏，訖於仲秋，當夫序屆天中，日逢竹醉，五月十三日，傾城出遊

較端午尤盛，遊船數百，震盪波心，清曲南詞，十番鑼鼓，騰騰如沸，

各奏爾能，薄暮須臾，燭籠炫耀，簾幕畢鉤，倩粧倚欄，聲光繚亂，雖無昔日燈船之盛，而良辰美景，樂事賞心，洵昇平氣象也！

秦淮河船，上用蓬廠，懸以角燈，下設迴欄，中施几榻，盤盃尊罍，色色皆精，船左右不設窗寮，以便眺望，每當放船落日，雙槳平分，撲鼻風荷，沁心雪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真乃縹緲欲仙，塵襟胥滌矣。

青溪一曲，銷夏最宜，而遊日騁懷，春秋亦多佳日。至於冬令，朔風如刀，招招者絕迹矣。然促坐圍爐，淺斟低唱，作暖寒會，正不減羅浮夢中。

茶寮酒肆，東則桃葉渡口，西至武定橋頭，張幕挑帘，食物具備。諸名姬又家有廚娘，水陸珍奇，充盈庖室，倉猝客來，咄嗟立辦，燕飲之便，莫過於斯。

院中雖各分門戶，而去此適彼，轉徙無常，是以姊妹行亦隨時更易。間有親生子女，一門團聚者，大概土著居多。若乃買雛教歌，認爲己女，待客梳櫛，愛俏者其名，愛鈔者其實，嘗有一女而上頭數次者。儋父大賈，無難欺以其方，使彼慳囊頓破也。

河亭設宴，向止小童歌唱，佐以絃索笙簫，年來教習女優，凡十

歲以上，十五以下，聲容並美者，派以生日，各擅所長，粧束登場，神移四座，纏頭之費，十倍梨園，至於名妓仙娃，亦各嫻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輕嚀歌喉；若寄生草翦靛花，淫靡之音，乃倚門獻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日初過午，賣花聲便盈街市，茉莉珠蘭，提籃挈榼，不異曼翁前記所云，近更綴以銅絲，幻成魚籃飛鳥，可以懸諸帳中，比及昏黃，則雪花齊放矣，酒醒夢迴，芳馨橫溢，和以氣肌薈澤，如遊衆香國中。

院中衣裳粧束，以蘇爲式，而彩裾廣袖，兼效維揚，惟睡鞋用之者少，余見河房諸姬，咸以素布製爲小襪，似膝袴而有底，上以錦帶繫之，能使雙纏不露，且竟夕不鬆脫也，其履地用方頭鞋，

如童子履而無後跟，卽古鞞鞋遺製，燈影下曳之以行，亦復千予有致，至於抹胸，俗稱肚兜，夏紗冬縐，貯以麝屑，緣以錦縑，乍解羅襟，便聞香澤，雪膚絳襪，交映有情，此尤服之妖者。以上紀雅遊

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孿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華則芙蓉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處瞳而頰唇，乍見者如一對璧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九姬鬢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闔戶數十指，惟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纏頭到手輒盡，居新橋之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余曾於辛丑夏初，邂逅一晤，今秋往訪，適爲勢家招去侑觴，不復謀面。聞之桐城孫楚儂云：二姬窮愁日甚，雖年纔二紀；而消瘦容光，較

初破瓜時，已十減六七矣！然三分丰韻，尙堪領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玉，命薄於雲，如二姬者，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妬歟？

楚儂人語余云，桐邑楊米人，曾爲二姬作雙珠記傳奇，情文並茂，惜尙祕之枕函，余未得而讀之。

朱大，蘇州人，身體弱小，人戲以朱骨稱之。蓋細骨輕軀，踐塵無迹；倘舞迴風，當挽留仙之裾也；鬢髮如雲，明眸似水，驟與之遇，神光陸離，在儕輩中，齒稍長矣；而風度高雅，無折腰齟齬習氣；故文士樂與之游。隨園主人，過江耆宿也！遂初旣賦，寄興掃眉，雅與姬善，蒼髯紅粉，嘗相對於銀鐙綠酒之間。余於庚辛兩度抵寧，時一過從，淪茗清談，日爲豔友；惜近以病廢，退居僻巷中，生計蕭然，無復過而問者；一芙蓉綠水秋將老，鸚

鵲金籠語可憐，「舊日繁華，不堪回首矣！姬有女，年方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自言願歸里門，織布爲業，余聞之歎曰：—此大知識之女也，宜成其志，」姬亦以余言爲然！

徐二，江陰之青陽鎮人，本姓張，乳名銀兒，年十七，適同里徐權，田舍郎不解溫存，大有駿馬馱癡之感！權又性耽逸樂，不願力田，惑於匪人，夫妻偕赴吳門，轉徙秦淮，作脂粉生活，性情豪邁，不屑效倚門倡，與人較錢帛，非心之所好，卽誘以多金，弗顧也。余遊金陵，首與姬晤，雪膚花貌，豐若有餘；而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贈以詩：有「一泓秋水雙鈎月，洗盡秦淮爛漫春，」之句，見者謂非虛譽！先是姬賃居洞神宮前馬姬家，斗室兩間，殊苦窄陋，且爲僮父所侮，不安厥居，余傾囊飲助，並

糾同志，爲卜居於城北細柳巷中，此庚子七月間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門，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嗣余舊館崇川，聞爲無良速訟，移家淮揚，壬寅仲冬，便道過訪，雖座上客滿，不異曩時；而風雨飄飄，漸覺朱顏非昔矣！逮今秋載造其廬，則已舉家赴淮，託言索逋；實乃生計蕭索，意欲別揀枝棲；聞其瀕行，猶倩人至周稼軒幕中，詢余近狀，蓋賦情特甚焉！爲誦家杲邨詩云：「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殊覺今昔同情，不勝慨嘆！姬幼工技擊，不輕示人，余曾乘其薄醉，強一試之，矯若猿飛，疾同鳥落，騰躍半炊許，觀者咸目眩神驚；姬一笑斂身，依然尋常旖旎也！姬在娃娃橋時，有本郡人張二，寄居姬家，鉛華不御，橫波流光，雅有嬌憨之態；惜翻雲覆雨，愛憎無常，逐水桃

花，未免稍輕薄耳！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於金陵，遂家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姿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爲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閨閣幽深，翛然絕俗。有僮父某，以白金四十啗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杯茗清談，鮮及於亂；遇緩急傾貲相助，不望報也。其情性矜尙如此！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嘗語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晌午，晚膳三更，習以爲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筭，弗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非興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強之發聲，是蓋青樓中最有品者！然終以不得其所，鬱鬱多病，楚儂賦詩云：「我本飄萍卿斷梗，白門同

是月殘時，「姬爲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沈靜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姊風。

董三，蘇州人，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一顧傾城之致，余戲以「墨牡丹」名之，惜遇人不淑，擘海飄零，所得纏頭，盡償博債，眉黛間常有恨色，同居二人，長董大，眼光如醉，次董二，姿亦白皙，然以視三之風韻嫣然，不覺瞠乎後矣！

張玉秀，行大，蘇州人，隨其母寄居江寧，眉目軒爽，舉止大方，巾幘具鬚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倒，出數百金梳櫛之，爲歡匝月，公子就官浙東，未半載卒於署，僕從雲散，宦橐蕭然，旅櫬不得歸里，姬聞之，立出篋中貲，遣人赴浙，扶柩西旋

，舟過江關，素服哭臨，呼號欲絕，遂於江口招提，廣集緇流，禮懺二晝夜，傾貲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爲之營葬而返，以此俠聲振一時！辛丑歲，狎客朱元官，爲余道其事甚悉，余嘗一再詢之，淚皆熒熒，隱有「母也天只」之恨，別時許作一傳，荏苒三載，未暇踐言，今秋過訪，已於六月間從良矣！問之鄰姬，言有同邑名士鄒生，年甫三旬，絃斷未續，偶與姬晤，姬知其高世才也，贈以所蓄纏頭，易金奉母，飄然長往，茲聞倡隨相得，筆耕針繡，稱嘉耦焉！吁，異哉，姬之所爲，殆有大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不圖於青樓中得之！余旣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歸也，爲之綴序其事，以償夙諾云，聞姬善崑曲，有崩雲裂石之音，其繼妹張二，弱質纖妍，亦嫺詞曲，姬有義女名雙福，年

十一，白皙聰俊，與姊鳳兒，並工戲劇，余於王氏水閣，聽演尋親記跌包一齣，聲情並茂，不亞梨園能手，鳳兒年十三，亦姬義女，自姬從良後，其母尙賴三人作生計焉。

郭三，名心兒，丹陽人，父早亡，及笄之歲，母惑媒氏言，誤字維揚郭某，成婚未幾，竟以脅誘，墮入風塵，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葉渡，妖冶傾一時，向來秦淮以蘇幫爲文，揚幫爲武，姬雖產於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爲揚幫翹楚，時人戲以「武狀元」目之，所交好皆達官貴人，及文士負盛名者，趕熱郎未易得見顏色！余曾於辛夏邂逅河亭，頎而婉，豐而逸，素肌纖趾，溫乎如瑩，於今三年，姬齒二十有六，而盈門車馬，不減當初；余友季子影生甚與善，嘗爲余言，姬賦性豪爽，重意氣，善知人，無門戶

習，至於媚骨天生，更不待擇新采異也！贈以短句四章，有云：

「醉聞嬌喘聲猶媚，暖熨豐肌汗亦香，漫道司空渾見慣，溫柔只合喚仙鄉，」皖桐光漱六孝廉，聞而擊節，以詩寄余，有「傳來好句惟卿兩，解識芳心共我三，」之句，時孝廉在上洋戢署也，姬有義女曰小姑，揚州人，忘其姓，年纔十七，長眉掩鬢，笑靨承顙，鞞袖曳裾，風流秀曼，亦後起之雋也！

王四，本郡人，蘭姿玉質，秀韻天成，性喜清幽，雖在風塵，常深自祕匿；不甚見客，所居月波水榭，綺窗錦幙，不染纖埃，几榻尊彝，位置俱極楚楚；入其室者，如別有洞天，幾忘門以外之甚囂塵上也！

施四，蘇州人，窈窕秀弱，眉目含情，唇一點小於桃英，趾雙翹

瘦於蓮瓣，年雖稍長，調笑無雙，殆疑雨集所詠「丰容工泥夜，情味勝雛年」者也，松陵某尹暱寵之，攜居胥江別館，三載後復歸秦淮，

徐九，揚州人，早負盛名，惜余未之見，孫楚儂贈以詞云：「簾前記執纖纖手，中堂細酌盈盈酒，語軟情溫，惆悵巫山一段雲，背人特地留儂住，驚風又拂衣衫去，無悶無愁，萬喚千呼不轉頭，」又云：「驚春正帶邗江權，悲秋始返金陵道，此日相逢，疑是飛瓊下碧空，茜裙半掩榴花飾，雲鬟低亞胭脂赤，相對多情，只少些兒畫不成，」近聞已歸吳江某明府公子爲側室，甚有寵云。

唐小，本郡人，住槽坊巷，年方及笄，品貌雙絕，綺閣深藏，俗

子未易謀面，善歌能飲，解誦風詩，每一掉文，如匡說解頤，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其大婦曰嚴三，齒長於姬，而姱容修態，堪與頡頏，亦緣位置自高，羞與曲中人伍，人罕見之。

謝玉，字楚楚，本郡人，年十六，肌理玉雪，秀慧絕倫，與其母居釣魚巷中，善南北曲，嬌喉一嚀，飛鳥遏音，母珍同掌珠，欲得佳子弟字之，玉亦自矜聲價，不屑作尋香人，雖給侍讌遊，猶虛屏山之夢也！

趙小，字靜芳，江陰人，中人姿耳，有紈袴子昵之，一時獻諛者，遂有「文狀元」之號，余觀其人，沈默寡言，無輕挑氣習，要亦善自修飾，不隨俗波靡者！

許壽子，本郡人，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閣中人。有張生

某夙與善，生以筆耕爲業，而未有家室，歲入悉以遺姬，既而生以失館旅居，饗殮不繼，姬招致之，日用皆取給於姬，衣履亦姬親製，繼復爲宛轉營謀，得膺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瀕行時，姬置酒祖餞，生戀戀不忍別，姬於酒半，忽抗聲謂生日：「青樓中那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烟花，罔思自立，浪遊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誤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無復以妾爲念也，一言已歛歔，泣下如雨，生大感慟，卽振策去，嗣聞就館三年，積貲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先是有潤城某公子，慕姬名，策騎過訪，適姬所賃屋，爲主者別售，迫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購以贈姬，至今青溪豔稱之。

！
徐二寶，本郡人，居釣魚巷之上街，其夫爲梨園領袖，姬於儕偶
中年最長，余相識時，已不作脂粉生涯，然素服淡粧，自然幽雅
；徐娘雖老，尙有風情也！皖桐漱光六孝廉，夙與之善。有無錫
秦姬者，與姬有葭莩親，向居丁字簾前，庚子秋復自梁溪來，寄
居姬家者匝月，余因徐姬得識秦姬，雖齒加長矣，而纖腰踽步，
婉媚愁人，亦此中翹楚也！

徐壽姐，杭州人，適維揚徐某，僑寓秦淮，年已二紀，儻逸風流
，妙解音律，同居數姬，並善度曲，余嘗避暑河亭，壽率諸姬，
柳陰列坐，絲肉競發，雲委塵飛，靜聆移時，宛在口虛口也。

馬四，蘇州人，身軀弱小，明眸善睐，膚如凝脂，殆江淹賦所云

。「氣柔色靡人，」惟雙趺不甚纖妍，常鞞小刀鞋，俗名掩鞋。作忙促狀，是其微疵，

王二，蘇州人，早墮風塵，由秦川轉徙金陵，余於庚夏相晤於熊氏河亭，容貌亦自娟妍，第苦貧乏不能自存，贈以貲且爲延譽，得漸生色，及辛歲抵甯，則被服麗都，座客常滿矣！綈袍雖在，已無戀戀故人之色，余急面詰之，姬面發頰，一座粲然，姬有妹曰鳳姐，年方十齡，致亦楚楚，教之歌曲，發音清妙，起合自然，詢美材也！

湯四湯五，揚州人，姿首皆明豔，而四姬尤柔曼豐盈，余嘗戲之曰：「子好食言而肥歟，」姬不解，誤以言爲鹽，吳音言鹽相似。率爾對曰：「吾素不嗜鹽，」聞者絕倒。

陳小，江北人，向居王府塘董二家，後徙潘家河房，年及破瓜，眉目疎朗，鬢輔間幾點微麻，天然媚麗，余同鄉邵子蛾堂與之善，語余云，姬姿致亦猶人耳，所絕勝者，一痕酥透，雙蕾含春，觸手溫柔，不待斜照銀燈，驚誇瑞雪也，董二，本郡董禿之女，年十五六，亦有微麻，白晳瑰逸，王府塘魁首也。

金二，本姓丁，蘇州人，居釣魚巷，豔名頗著，余於庚夏曾一遇之，明眉慧眼，纖趺柔腰，幾欲傾其流輩；惜兩顴微高，婉容稍減，有某公子者，甚與善，珠玉錦繡，稠疊贈遺，嘗於一月中費金千計，兩情膠漆，引喻山河，秋以爲期，絲蘿永託，聞者咸謂金姬能博公子歡，慶將來得所歸；公子亦喜得阿嬌，擬以金屋貯之，一日公子啓扉而入，闔其無人，詢之鄰嫗，則姬於前夕盡室

以行，不知所往，公子疑信半參，書空咄咄，偵騎四出，踪緒杳然，悲憤填膺，一病幾殆，噫，青樓薄倖，如金姬者其尤哉！

高四，太倉州人，居東水關，頎身玉立，情致嬌憨，皖桐家萼秋，一見傾倒，或云姬向與某丞善，丞乃富於貲而蠢俗不韻者，萼秋力辯其誣，謂俊慧如姬，必能擇人，贈以詩，有云：「文君自解憐司馬，碧玉何曾嫁汝南，」可謂情癡矣！乃萼秋盡傾橐中金，卒以不歡而散，迨次年秋萼秋，領鄉薦，鹿鳴宴罷，緩轡過之，姬慚沮，閉戶以疾辭，竟不出見。

周四，又稱梁四，蘇州人，年逾三十，風韻猶存，善彈琵琶，名著青溪桃葉間，有兩女，大官貌小甚美，而演劇頗佳，十餘齡耳

，已識曲中三昧，同時小女伶，有周玲，乳名姐官，字慧方全，吳改名璣，字璠來，江

，陰人吳雙福，張大義汪銀兒，胡四喜，秦巧姐等，皆蘇州人，並工院本，而

周玲實創厥始，四喜獨冠其曹，鑑湖邵子升岩，嘗語余云：周玲之尋夢題曲，四喜之拾畫叫畫，含態騰芳，傳神阿堵，能使觀者感心媵目，迴腸蕩氣，雖老伎師，自歎弗如也！以上紀願品。

聞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雖妓者所居，不過數家，開宴延賓，亦不恆有，十餘年來，戶戶皆花，家家是玉，冶遊遂無虛日，丙申丁酉夏間尤甚，由南門橋迄東水關，燈火遊船，銜尾蟠旋，不覩寸瀾，河亭上下，照耀如晝，諸名姬家，廣筵長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滿，樽酒不空，大約日糜千金，真風流之藪澤，烟月之作坊也！余遊金陵，在庚辛之交，已不及見爾日繁華，名姝如朱素貞劉大輩，皆如石氏飄風，退爲房老矣；而風月平康，

今猶視昔，至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正不減曩時也！

珠市地近內橋，已爲市闌，舊院則廢圃數十畝而已，中山東花園，僅存其名，故址不可復覩，迴光鶯峯兩寺，亦金碧剝落，香火闕如，至長板橋，尤泯沒無迹，詢之故老，漫指曠野中石橋以應，無從辨其是非，因誦「西風殘照，楊柳彎腰，」之曲，覺當時尙有秋水一泓，茲則盡成平陸，亦劫塵之小變也夫！

明初於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澹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凡摺紳宴集，皆用官妓，與唐宋不異，宴振之金陵元夕詩所云，「花月春風十四樓」也；今諸樓皆廢，遺址無存，長千里一帶室廬，亦盡成塵市，鴛湖朱竹垞先生秦淮舟中詩云：「聞道秦淮樂未闌，小長干接大長干，桃根桃葉無消息，腸斷東風

日暮寒，「吾湖東林陳蘭谷先生，亦有詩云：「輕烟澹粉亂棲鴉，重過城南舊狹邪，不爲東風賒美酒，怪渠吹盡六朝花。」

沈香街卽鈔庫街，在貢院對河，相傳嘉興項子京焚所製沈香床，香經四五日不散，因以名街，余謂章臺中原少情種，然千金買笑，期月便忘，絮薄花浮，毋乃太甚；快哉項生，酒半抗聲，裂衣槌牀，一吐胸頭惡氣，足令此輩愧生顏變矣，乃街之名由此而傳，則又妓之不幸，而街之深幸也夫！

桃葉渡在青溪曲處，渡頭坊表，金碧煥如，每當夕照西沈，酒舫喧闐，與競渡聲相間，對岸爲御河房，相傳前明威武南巡，曾經駐蹕，水榭外垂柳千絲，拖烟漾月，暑窗徙倚，清風徐來，不待帷展紫綃，始消塵燠也，
丁字簾前，厥名舊矣，今利涉橋之西

才楊二眉，最爲軒翥，玉筋篆額，尙懸楣間，縱非當日故居，當亦相去不遠，桃花扇傳奇云：「桃根桃葉無人問，丁字簾前是斷橋，」可證也。

秦淮遊舫，不施窗幕，彼姝鮮乘舟者，競渡則有樓船，進自水西門，浮几紗窗，拂拭楚楚，名姬三五，載酒嬉遊，簾影衣香，隨風搖曳，余於辛丑夏五，猶及見之，嗣以當事者禁之而止。

端午龍舟，傾城遊賞，極一時之盛矣！中元節，爲盂蘭集福會，諸名姬家，皆禮懺設齋，虔修佛事，好事者則於河流施放水燈，隨波熒熒，頗堪寓目，至中秋前後夕，壘几爲臺，陳設香菓，喧闐鼓吹，宴樂連宵；或踏月嬉遊，逢橋打瓦，亦歡場韻事也！河亭徒倚，以永朝夕，不須倚翠偎紅；自可嬉怡忘倦，余於今秋

寓居王氏水榭，每晨起盥櫛初畢，卽聞鄰女教歌之聲，風外悠揚，使人意遠，至日亭午，遊艇如梭，呈絲逞竹，入夜則燈光煥發，爆竹喧豗，閒偕雲陽校書，掀簾憑眺，燕香啜茗，娓娓清言，幾忘涼月之西沈也！

市井方言，名姬不屑道，間有一二語，在章臺間習聞之，如「這也不該提，那也不必，」是也，年來忽尙一少字，每詢以事之隱諱者，輒矢口而答曰少，余嘗戲作集句曰：「這也不該提，那也不必了，白晳誰家郎，魂斷一聲少；」

一受郎珍惜只儂知，難忘霞侵月滿時，最是將歸猶未忍，阿母傳語怪來遲，「此疑雨集中王次回贈左卿詩也；庚子八月十日，余在江陰徐校書家，亦嘗竊取其詞以記事云：「受儂珍惜感儂癡，

最是霞侵月滿時，虛說並頭蓮子好，個中苦意只卿知，」

同鄉沈子潔夫語余云，長洲詹孝廉湘亭，於今春應試白門，昵梁四養女馨兒，有扇底新詩六十首誌其事，其友王鉄夫，賦誌夢詩五十章和焉，馨故吳人，謀歸吳以事詹，志未諧而卒，詹哀之，以三百金市其柩，歸葬於虎阜再來亭之西隅，祁昌司鐸沈養漁，爲譜千金笑傳奇，詹王兩君詩冊，暨養漁傳奇，潔夫皆親見之，能誦其略，惜余後至，未睹爲憾，潔夫又云，同時有趙藥老，與馨女弟荷兒狎，荷以馬湘蘭小影贈之，亦韻人也！茲已從良矣，吁！青溪不少名姝，何四條絃家，獨多佳話耶？

有賣花馬嫗者，蘇州人，住洞神宮前黑廊下，年四十餘而寡，日於河房中送花爲業，子媳一人，並工手藝，所居前空屋兩楹，常

供客館，鄰寓有陳生某，家本越中，浮踪白下，值歲除，主人以生夙逋無償，迫令他徙，生請以五日爲期，意將遷延卒歲，而主人不可，發聲徵色，生負氣出門，進退無所，躑躅於利涉橋上，將爲抱石之謀，適嫗自橋南送花歸來，見生倚欄子立，神氣頹喪，迥異平時，疑而詰問，生若罔聞，詞色間轉似憎嫗饒舌者，嫗益駭惑，強攬其祛以歸，研詢多時，始得其實，嫗喟然曰：「子誤矣，以子之貌，當非久困者，何識短智淺，遽不欲生，妾雖貧，猶能爲力，所負鄰寓房膳若干金，卽當代爲措償，今夕移寓妾居，度此殘歲，俟有機緣，再圖他適可也。」一言已，便詣鄰居告以故，攜取行李而返，生感其情，卽爲棲止，迨次年，生汲引乏人，仍無安硯之所，食用皆仰給於嫗，嫗積久無倦容，亦無德色，

偶有嘉肴名菓，必先奉生，子及媳咸服事唯謹，嗣生妻物故，子以覓父來甯，嫗知生無以爲家，復百計張羅，爲其子納婦，卽於鄰左賃屋以居，生父子幾忘旅人之困焉，後年餘，生始就邗江一巡司幕席，挈之偕往，無多歲入，僅給饗殮，淮陰一飯之酬，尙將俟諸異日也！同時有潘嫗者，亦蘇人，子三，咸習梨園，伯仲居河房，在文德橋西，季則家於白塔巷，相距里許，嫗往來兩地，日以爲常，橋北有八角碑亭，乃必經之路，某歲除夕，嫗自河榭歸，出門數武，見有儒衣冠者，投纒於亭角，疾呼家人，解救獲甦，時已昏暮，昇歸河亭，詢其姓氏，則張生名某，籍隸浙西，亦緣賦閒，僑寓壽聖菴中，負西客百餘金，歲暮莫償，而客坐索不去，生不得已，謬以告貸他出，至此自經，嫗聞之笑曰，負

欠不過百餘金，齷齪守錢奴，何偏人太甚耶？立傾篋出金償西客，且送生歸寓，勸慰良殷，改歲後，復不時餽遺，已而生就館西江，依依惜別，嫗誓不望報，敦促啓行，迄今音問不絕，如親串焉，二事皆得之雲間袁子繼香所述，余於二嫗，猶及見之，一賣花，一豢妓，而濟困扶危，各具一副俠腸，大爲窮途生色，孰謂若輩中無人物耶？爰採入軼事以傳之，且以風彼鬚眉，鑽研錢孔，曾二嫗之不若者！

秦淮雜詩，自漁洋山人後，作者如林，美不勝錄，近時吾郡徐雨亭先生溥，著有竹枝詞十首，質而弗俚，逸而不纖，亦足徵前代之流風，誌一時之韻事也！詞云：

何處春光景倍佳？烟花十里舊秦淮，豪家日費千金賞，博得青樓

一鳳鞋，

紅粧結隊鬪鉛華，高髻盤雲墮鬢鴉，相與踏青聯袂去，舊王府裏看桃花，

綠鷓飛鳧取次過，遊船如織疾於梭，翠眉不許人窺見，水榭簾遮豔影多，

繡罷鴛鴦戲彩毬，腰肢無力任勾留，生來少小風流慣，只解嬉春不解愁，

荼蘼開罷綻紅榴，底事秦淮作勝遊？兩岸河房添好景，石欄杆外競龍舟，

丁字簾前柳數行，晚涼浴罷換新粧，嬌喉齊唱桃花扇，誰似當年鄭妥娘，

梨園樂部夜相邀，活現風情未易描，留得懷甯餘曲在，春鏡燕子譜笙簫，

不愛後湖十頃蓮，偏愛訪妓莫愁邊，遊人盡道城南好，萬柳莊前繫酒船，

水調伊梁動客愁，渡頭桃葉尙名樓，畫船入夜笙歌沸，笑指星河看女牛，

雲鬢風鬟插紫蘭，香羅細葛怯輕寒，中秋踏月嬌癡甚，慣會逢橋打瓦磬，

相傳雨亭在金陵，爲人司織局，每吟時與機聲相和，所鐫客遊草中，又有秦淮卽事詩云：「漫擬瓊枝話六朝，輕烟澹粉已沈銷，蝶香人去遺歌扇，桃葉春歸冷洞簫，別院空傳鶯語滑，落花猶襯

馬蹄驕，長堤剩有多情柳，依舊絲絲縮畫橈，一清麗芊綿，不亞
新城綺製也，以上紀
軼事。

雪鴻小記

珠泉居士

余自辰秋金陵返棹，遊興漸闌，兩載高平，足不履塵市，每吟微
之「曾經滄海除却巫山」之句，真覺取次花叢懶迴顧矣！丁未暮冬
，穎川明府攝篆維揚，相偕至止，揚尚舊遊，城北校書，又金陵
舊識，暇時過訪，頗慰離懷，然當棋罷酒闌，閒談往事，誤人紅
粉，老我青衫，不禁相對歔歔，共悼天涯淪落也！校書居凡家花
園，自園北至水關，兩岸河房鱗次，同人徵色選聲，嘗拔其尤者
五人，以佐文字之飲，迨次年夏五，花天變態，情海生波，出其
門闌，風流雲散，此五人者，亦偕城北校書，飄然遐舉焉！客窻

枯坐，聊爲記敘，譬彼飛鴻踏雪，隱約爪痕而已！若謂三生杜牧，贏得名存，則我豈敢？

方璇，江陰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義女，幼爲金陵女伶，余於辰秋，曾相識於王氏河亭，色藝俱佳，已傾流輩，以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璇，字曰姍來，於今三年，河干邂逅，烟輕月瘦，雪韻花嬌，正盈盈二八時也！性耽清雅，沈靜寡言，初居小秦淮之南，因避塵囂，移家古旗亭曲巷中，閨閣幽深，非素心人未許排闥，玉亦將順其意，珍如掌珠，綠萍前尹，余同鄉中表戚也，以栽花之仙吏，爲掌玉之文星，投簪後僑寓竹西，絕憐愛之，適有傖父使酒罵座，意將逮辱姍來，綠萍囑余護持，得寢其事，余每餘暇過從，清談移晷，嘗見其理雙鬢，束雙彎，笑笑生芳

，步步移妍，真可相對療饑，不待酣紅膩綠也。爲賦玉梅二絕贈之，有「管領春風第一枝，」及「朗於新月澹於雲，」之句，姍來頗解賞音，浼余書於香箋，時時吟誦，出入懷袖中，會夏杪玉奴以事速訟，倉猝間偕返里門，明月蘆花，不勝惆悵！玉奴亦江陰人，年逾二紀，姿致猶人，惟膩理靡顏，不愧溫如之目，善飲酒，工觴政，度曲亦清越擅揚！

王瓏，太倉州人，年十八，與兄嫂共居，豔名噪一時，客歲上巳，余偕友人訪之，值瓏將赴某鉅公招，華粧炫服，忽忽就道，閱日載造其廬，適因清恙，午睡初起，帕羅覆額，芳澤無加，而逸韻風生，媚麗欲絕，始嘆清水芙蓉，妙在絕去彫飾耳！於時試茗之餘，繼以歡譙，余於薄醉，浼其輕歌，瓏力疾爲度十二紅一曲

，雙蛾微歛，橫波流光，一串珠喉，流轉如鸚音入耳，聞聲對影，令人真個銷魂也！夏五初旬，聞其許字吳人王某，余初疑傳言之妄，往探其實，則已斑駁夙駕，蕢實宜家矣！詢伊長嫂愛奴，乃知瓏雖年少，早已矢脫風塵，而志在隨人，又不願作勢家姬妾，因與王某夙契，識其氣宇非長貧賤者，決計于歸，棄紛華如敝屣焉！噫！黑風孽海，飄泊多矣，噫！以稚齒韶顏，獨能早登彼岸，度亦有善根哉！

愛奴，蘇州人，向居金陵，近以年長，退爲房老，色猶未衰，舉止溫和，長於應對，都人士每樂道之！

黃翠兒，字綠筠，常熟女伶，王天福妾也，初大婦三胖子遇之，虐，嗣以色藝冠時，舉家仰食於翠，始善視之，余於去春相識時，

翠已十九年矣，融酥作骨，搏粉爲肌，素質豔光，雖玉蕊瓊英，未足方喻，鑑湖童子杏浦，見而傾倒，留頓浹旬，欲以多金贖之，翠亦幽怨盈懷，願奉公子盥匳，因格於勢未果，無何而有小玉奴之事。小玉奴者，天福之媳，早歲曾適童姓，繼歸於王，亦以脂粉爲生，其父母知之有年，一旦訟之有司，意欲別售富室子，事本與翠無涉，有以讒言進者，將居翠爲奇貨，遂被逮，時翠方娠，杏浦爲之上下營救，余亦多方調護，始以疾放歸，驚心甫定，懷珠遽隕，風雨梨花，幾經摧折矣！先是有河南某丞，慕翠名，思購爲妾，丞柔漁於色，且自頂及趾無雅骨，翠百計辭之，幸而獲免，會以訟餘養疴金陵，丞又極於所往，覘翠孤弱，將劫以行，翠闔戶悲號，截髮以誓，奸謀乃寢，比其反也，歲聿云莫，

天福夫婦方以訟破家，不能自存，翠雖心乎杏浦，而身處窘鄉，義難忽然以去，且天福夫婦，亦不肯遽捨此錢樹子也，維時杏浦館於安宜，問遺不絕，嘗寓書於余，暨潘子研香，就近保護之，研香賦詩十絕紀其事，余謂杏浦洵有情癡，需以歲時，自應作延津之合也！詎意天不假緣，杏浦於閏夏遽賦玉樓，鴛盟未諧，鵬飛何亟，吾爲杏浦傷，并爲綠筠痛矣，附錄研香詩，誌人琴之悼。

• 且以貽好事者！詩云：

青娥原是謫仙人，幻宿空花惹宿因，誤落黑風三萬劫，明珠一粒委泥津，

娟娟翠竹似容光，門巷春深駐泰娘，何處槐枝橫夾道？江干憔悴女兒箱，

琅玕一片總凌空，只在山隈水曲中，紅杏交枝春意鬧，此君無節不玲瓏，

妬花風色太披猖，從此溫柔未有鄉，廡下孤桐廚下爨，賞音那得蔡中郎，

淪落空憐絕世姿，阿誰顛倒獨情癡，名花借得東風力，暮暮朝朝好護持，

春歸紅袖魂同去，月上青樓影共還，望斷天涯人不見，夢中情淚滴成斑，

如瓜小艇逐鷗夷，烟水蒼茫杳不知，蓮子心腸紅豆影，可憐苦裏暗相思，

西風白下柳欹斜，嗚咽秦淮水一涯，半紙雲藍情萬縷，總教人不

薄烟花，

春光依舊入揚州，宵市橋邊古渡頭，一樹馬纓迷客路，願郎曲折到紅樓，

騎省多愁鬢已絲，爲君更唱斷腸詞，安能天意從人願，大婦同行小婦隨，

陳銀兒，蘇州人，居水關之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嘗一夕工數劇，老伎師嘆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慷爽，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粧，亭亭玉立，與綠筠夾河而居，年並十九，固一時雙璧也！余友陳子心懺，雅愛尋芳，而輕薄萬千，愜心者少，客春上巳，偕余閒步平康，獨於銀兒一見心醉，迷香洞中，擬作蘇姑子好夢，暇卽往訪，挑以辭不答，屢叩之

，或以疾辭，私詢其義妹福兒，始知銀與新安蔡生，訂有婚誓，迨吉于歸，不同章臺柳矣！余笑謂心懺曰：「花枝已屬東風管，珍重流鶯別處啼，」一二語可代銀作答，心懺爲之惘惘者累日，然猶幸佳期迢遞，無妨造室晤言，挹彼清芬，不必定作拗花人也！未幾聞綠筠爲訟累，銀益嘆此中不可居，而生亦適以油壁來迎，遂於四月杪辭家竟去，吁！銀亦可謂出淤泥而不染者矣！第聞生以丞職待選，僑寓維揚，年當授室，使君固自有婦也，銀於定情時，位非小星，然他日相逢，莫能兩大，爭春梅雪，恐費平章，則銀尙於此少商量矣！偶與心懺論及之，心懺又爲之悶悶者累日！福兒，年十五，丰姿韶令，銀嘗教之歌曲，亦能繼其聲，陸慶兒，嘉興人，本良家女，爲王三童養媳，虐於其姑，驅事章

臺，非本志也，葳蕤自守，楚夢猶虛，余友潘子研香亟稱之，因往訪焉，年方及笄，淡薄純梳，體無華飾，而笑彎秋月，羞暈朝霞，柔媚中別有幽致，挑菜節研香邀遊平山，復相遇於長春嶺之西榭，時值峭寒未解，殘梅在枝，慶竚立花陰，風吹鬢影，愁思弱態，如不勝情，研香語余曰：「是兒終非風塵中人也，」卽於席間賦滿庭芳一闋云，「慵髻低鬟，顰蛾斂黛，湘裙微蹴蓮鈎，盈盈二八，相見半嬌羞，衆裏勝常道罷，生姿處一晌凝眸，金尊奉，鶯啼嚶嚶，宛轉引歌喉，人間多恨事，花時雨橫，月上雲稠，况黑罡風裏，挫折飄流，那得藏諸金屋，深愛護玉軟香柔，嗟予是傷春杜牧，端的爲花憂，」余亦口占一闋和之云：「紅暈潮鮮，綠堆雲膩，香泥淺印雙鈎，低徊索笑，相識尙吟羞，攜手落梅風

外，盈盈酒併入明眸，嬌無那，霞杯怕賭，酌潤歌喉，舊遊曾記憶，橋頭柳暗，渡口花稠，怎淑姿蓬巷，越樣風流，恰遇潘郎清潤，閒吟罷心醉溫柔，還試問，相思此後，何處采忘憂，一對酒高歌，慷富以慨，慶爲嗚咽久之！迨夏中聞有武林某公子，以重金購爲側室，甚有寵，余喜研香之言驗矣，更重爲慶兒幸也。

余昔往來邗上，停橈每無多日，一時名姝，如林巧兒金瑞芳等，皆未謀面，今狎游旣數，寓目遂多，雖空冀北之羣，尙落藍田之屑，或齒加長而風韻猶存，或名稍輕而幽情獨抱，芳心豔影，甯教一例沈埋，因復附書數人，亦雪泥之纖爪云爾！

楊大，蘇州人，藉甚聲名，甲於北里，向爲鹺尹董某所暱，潛居別館者數載，後因阨於大婦，仍返邗溝，雖給侍譙遊，不復握雲

攜雨，蓋以報董之知遇也！余於今春相識，已逾季隗請待之年，而秀外慧中，儵然絕俗，落落大方，當爲此姬首屈一指！

趙三字繡芳，亦蘇州人，金瑞芳之義妹也，姿容俏潔，不似脂粉汚顏，卽粗服亂頭，丰韻殊絕，至於足翹細笋，腰折迴風，尤覺顛掉纖柔，具有萬方儀態，余反倩薌主人，夙與之善，

張三字素娥，亦蘇州人，姿僅中人，而賦情特甚，相交繾綣，一往而深，不以貧富易其念，且遇急難不惜傾篋贈遺，是亦風塵中獨具真性者！

楊小寶，本郡人，年十七，姿致明淨，眉宇間稜稜露爽，善南北曲，兼工小調，一矢口應絃合節，歌場推爲獨步！其母素有瘋疾，或忤佳客，小寶周旋其間，每一言解頤，能令公喜，余以解語

花目之！

閔德兒，蘇州之木瀆鎮人，年二十餘，豔名甚著，幾欲方駕王陳諸姬，余每於城陰放棹時，邂逅水亭，修蛾曼睩，貌亦秀韻非常，第喉舌間重濁，不類吳音，且以其頤之狀，病於雙趺，不免苗條太甚也！

聞德本名姬周二侍女，姬向與閔某善，有鏃臂盟，後閔以遊蕩不羈，姬延之至家，寢食與共，雖伉儷不過也，居久之，閔潛與德私，與姬情殊不屬，姬覺，逐閔及德，德遂偕閔徙居城陰，作脂粉生計焉，

蘇高三者 姓高行三，崇明人，寄籍姑蘇，轉徙維揚，時鄰人亦名高三，加蘇字以別之，其實姬亦從夫之名，並未以姓氏著也，

頎身玉立，慧眼波流，見者罔不色授魂與！且善伺人，言必中肯

問其年，已數到星張軫翼矣，向與城北校書，

本姓張名銀兒，江陰人，詳見續板橋雜記。

豔名

相埒，今並以齒長，不與諸姬伍，而城北以風情著美，姬以歌曲擅長，皆有聲於時，不致門前冷落也！自方黃兩家，各以無賴速訟，河房中咸懷雀鼠之警，城北既浮家吳會，姬亦戢影邗溝，每過城隅，不勝人面春風之感。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發行

新式
標點
板橋雜記全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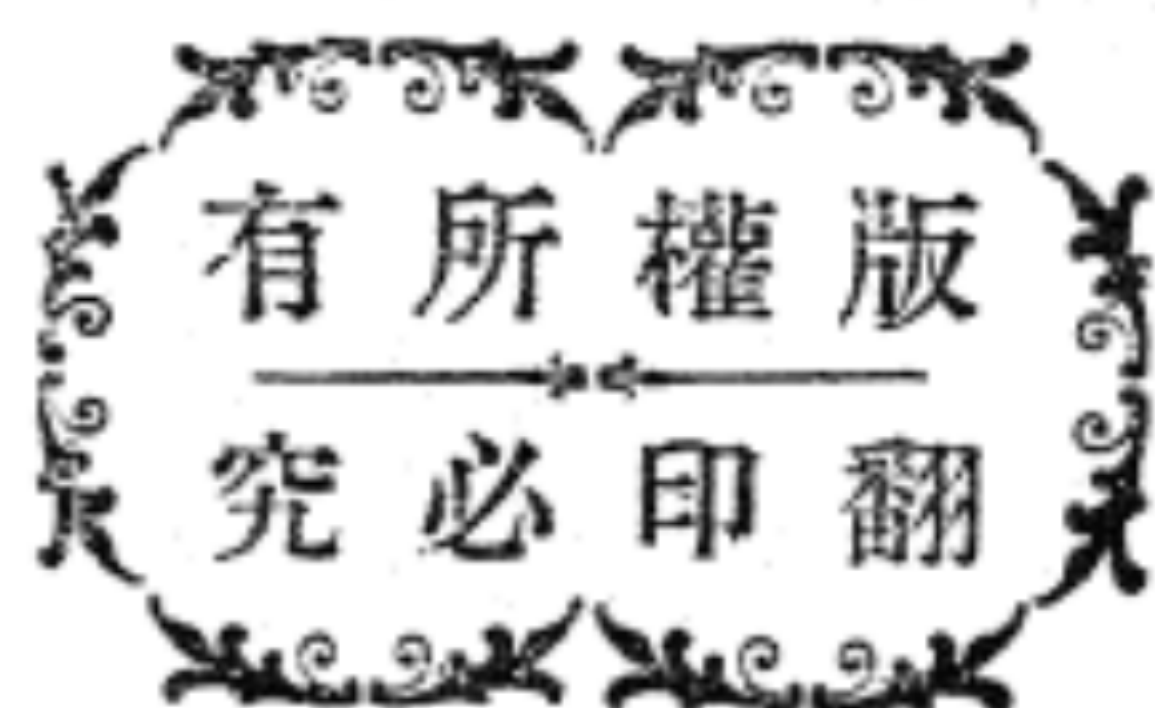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標點者 武進唐志孝

出版者 上海掃葉山房

發行者 上海掃葉山房

售者 各省各埠大書局



于光華先生編輯

何義門先生評本

初學得此

樂自無師通之

◎ 明詳 ◎ 釋註 ◎ 點圈 ◎ 註音 ◎

◀ 第一 大字 善本 的 ▶

(評) (註) (昭) (明) (文) (選)

所集諸評二百名人之都

孫月峯先生評林
方伯誨先生評論

教師得此

免東翻西閱之勞

緣起

昭明文選六臣注一書唐以前文學之大成傳世者
胡氏刊本也二本並行未易軒輊惟文句奇奧
浩博學精每有年洋是則美軒輊而金壇于川
先生熟讀心得其理亦以書樓而占閣本兼參
其平生之心得輯成評註一書門孫月峯先生
諸家善本以訂之復以各義門孫月峯先生
評論本經十餘年取再易而始成書則下
二論本經十餘年取再易而始成書則下
除而更本之繁而歸于簡當則難者則備
挖而下更本之繁而歸于簡當則難者則備
字分章法以落不其明者則分疏於旁則備
支無節解有條不紊則分疏於旁則備
毫無遺世知人者今之編助猶其名之悉現
非為選世知人者今之編助猶其名之悉現
津梁選世知人者今之編助猶其名之悉現
學計欲博洽無有毛胡二氏之刊木在若便於
民國十四年歲次乙丑正月是月底出版每葉山房謹啓

特色

是書為文選第一善本三版早經售罄因本號有
評註尤不可不備此書故乘五版之際仍發售預券以
便閱者茲將四大特色列後
一、評註精當繁期善注及五臣注為主兼參諸家善
評家之說亦復採擇要義門孫月峯兩氏緒論為多各
批點之密處可以一覽了然
二、音韻直音法每遇難識之字即注其下兼
及古代叶韻通轉之法

中紙洋 二元二角 三紙洋 三元二角

定價從廉

精裝六十冊 上等竹布錦套二函

